



火车驶向何方

华容县第一中学 郭思璐

高考分数出来后,我和高中的三个密友计划毕业旅行。为了节约经费,提前购买了四张去海边城市的慢速火车坐票。

出发当天,破旧的火车站里,火车照常披着一身斑驳的绿衣,懒洋洋地停在枕木上,等待着乘客的到来。等到口哨声吹响,火车拉开自己的一排口袋,指引人们有序地钻入身体里。夕阳慢慢地沉没到背面的山林中,余晖斜洒在站台上,将送行人的影子拉得老长。将乘客尽数吞纳到肚子后,火车打出一声响亮悠长的饱嗝,便开始朝南方行进。

窗外,一棵棵楠木树迅速涌现、消失,又再次涌现,如同翻滚着的绿色海浪。火车被波涛裹挟着,颠簸地朝着山体隧道迈去。伴随着轰隆隆的声响,火车没入了巨大

的黑暗之中——那磅礴的绿色似乎被一只更为庞大的黑色布网兜住了,顷刻已消失不见。

黑暗像是一杯巨大而浓稠的黑咖啡,携带着冰凉的苦味,倾倒、漫延在车厢的各个角落。只有车厢顶部的几盏内灯还亮着,如同微茫的白色萤火,固执地、沉默地悬挂在车顶上,微弱到似乎能被一声叹息吹灭,却又强大到只身敢与夜色对抗。在车灯的淡淡投射之下,我看到了火车上其他乘客的脸庞。

大都是年长的民工。他们身形消瘦,沉默寡言,只有极少部分幸运的人能坐在座位上打盹,大部分人站着、或蹲坐在鼓鼓的麻布袋上,黝黑的面容几乎要与无边的夜色融为一体。车厢顶部微弱的亮光像水纹打在人们的脸上,留下一道道浅白的沟壑,勉强将他们从黑

暗中剥离出来。火车狭窄的过道上摆满了箩筐,箩筐里的鸡鸭用力地扑腾着,激烈地叫嚷着,试图从牢笼里挣脱出来。一旁的主人对此似乎已习以为常,任凭牲畜挣扎抖动着,只有在箩筐快要触碰到其他乘客时,才伸出手将其拉回身边。我仔细看了许久,终于与一人目光相遇——那是一个拢着一对年幼的儿女,站立在人群中的老父亲。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,凝固着和笼中家禽一般茫然无措的神情。

伴随着又一声轰隆隆的巨响,仿佛黎明破晓般,耀眼的日光将黑暗打开一个孔,以势不可挡的姿势流淌进每一节车厢中。火车里的人们长舒一口气。似乎夜晚只会是短暂的,火车终将带领我们驶向幸福的未来。

随笔

野芹菜炒腊肉

岳阳市作协会员 李龙飞
外公去世后,外婆独居南江镇。2008年大一暑假,我日日去陪她。外婆做饭讲究,虽只两人用餐,但外婆每天都会精心准备,每餐必有四菜一汤,而最令我难忘的,是她做的野芹菜炒腊肉。

一日上午,正当我以为外婆要去厨房时,她却邀我外出转转。我们来到昌水附近的田埂,那时此地尚未开发,满眼皆是良田。外婆穿梭其中,突然在水沟前停下,弯腰摘了不少野芹菜。清新的芹菜味扑面而来,我满心好奇。路上,外婆告诉我,中午要用这野芹菜炒腊肉,我顿时充满期待。

到家后,外婆洗净半肥半瘦的腊肉,放入高压锅熬煮。同时,她摘掉野芹菜老叶,反复清洗后切成小段,用盐水浸泡去泥,沥干备用。腊肉煮好后,外婆将其取出切成薄片备用,准备就绪便开始炒制。外婆开大火烧热油锅,放入腊肉翻炒至肥肉部分变透明后,加入野芹菜翻炒。因注重健康且腊肉自带盐分,外婆全程未加任何调料。待翻炒均匀熟透,便盛出装盘。

那香气混合着芹菜与腊肉的味道,直钻鼻腔。我尝了一口,腊肉入口即化,美味瞬间蔓延全身。此后在外工作,吃到腊肉时,总会想起外婆的这道菜,它承载着野芹菜的香、外婆的手艺,更饱含外婆对我的爱。

如今,外婆患上阿尔茨海默病,家人不再放心她独居、做饭。我多想再尝一口那记忆中的野芹菜炒腊肉,可这已成奢望。

秋 捕



印象

孙世华/摄

忆情

三代书香传家久

涟源市涟水中学 贺有德

送我上高中,“日子不能不过,书不能不读”这句话至今在村里流传。大学时我成了图书馆常客,省吃俭用买喜欢的书,毕业时两大箱书让父亲又惊又叹。

工作后,读书成了生活常态。人到中年,我终于有了书房,床上、枕边随处是书,闲暇时读书写作,薰风里或阳光下静坐书斋品茗阅读,便是最大的幸福。

耳濡目染中,妻子和儿子也爱上了读书。她说当年对我动心,正因为我居室里满是书。儿子从小手不释卷,作文得心应手,曾在全省快速作文观摩现场率先写完,朗诵的《和你在一起》赢得满堂彩。

每次接父亲进城,我们最爱

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
张杨
那一抹内心的清凉

生活

今年的高温似乎比往常来得更早。在外大汗淋漓后回到空调房,我忽然想起儿时的夏天。

那时的我梳着羊角辫四处撒欢,记忆里的夏季没有如今这般晒化人的酷热,更多的是湿热的空气与浮躁的内心。尤其在昏沉的午后,闷热总让人辗转难眠,燥热与苦闷交织,令人烦躁。

每当这时,外婆的绿豆沙便成了最好的慰藉。她总在夏初熬制:先将绿豆浸在清水里,等豆子胀得圆鼓鼓后,就移入乌黑的砂锅,添水后搁几块黄冰糖。外婆坐在矮凳上,摇着蒲扇耐心守候,看豆子慢慢变软、化开。

熬好的绿豆沙倒入瓷碗,是沉淀了暑气的黄绿色,浓稠如浆,表面浮着些豆壳碎屑。冷却后,碗壁沁出凉凉的水珠,指尖一碰,凉意便顺着血脉蔓延。凑近了,质朴的豆香裹着冰糖的清甜升腾,还隐约有薄荷的清凉——原来外婆悄悄撒了揉碎的薄荷叶。

午后烦闷时,外婆端来一碗。我急切地舀起一勺,微凉的甜润先触舌尖,细沙般的豆粒混着清甜的汤水滑过喉咙,仿佛山涧溪流直下心田。品第二口时,薄荷的气息像微风拂去燥热,让五脏六腑都舒展成清凉的绿纱。

外婆摇着蒲扇,凉风与口中的清甜呼应,连蝉鸣都不那么聒噪了。

这碗绿豆沙抚慰了我无数夏日的烦闷,它是外婆从岁月深井里汲出的清泉,熬成最朴素的方剂,专解尘世的烦热与喧嚣。

逛书店,他拿到新书时,饱经沧桑的脸笑成了灿烂的菊花,像极了小时候他给我买新书的模样。家中四人各读其书,成了最美风景。三年前,我们家获评“第二届全民阅读活动书香家庭”,这块奖牌是我最珍视的荣誉。

很感谢父亲在艰苦岁月送我踏上读书路,更自豪“诗书继世长”的家风传承。清人张潮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,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,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。无论何种境界,书香日子总温润厚重。

年过半百回望,书香伴我四十余载。读书路上,脚印深浅平仄,如一部大书,镌刻岁月,氤氲书香。